

諸位傳統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

很抱歉在時間上跟大家做了一個調整，因為三點到五點算是走到肺經，自己心肺功能最近可能稍微要調整一下，所以把時間往後挪了。這個時間可能在我們中國時區是吃飯的時候，所以大家可以把鏡頭關掉，法輪未轉食輪先，可以邊用餐邊參與都沒有問題。

我們接著上次的課程，我們提到了第七點，不要畫地自限。也提到冉求的一個心態就是畫地自限，孔子也應機提醒他，力不足應該是走到一半沒力氣了，你是還沒走，所以提醒他「今女畫」。古聖先賢他們是配合，尤其七十二賢是配合孔子來教化我們、啟發我們。他們所呈現的情況，我們能夠反觀自省就受用，尤其是在自己的念頭當中能夠觀照得到，念頭反觀自己是不是畫地自限，這麼反觀就有受用處。反觀，這個態度可以算是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家庭的命運，乃至改變團體、國家的命運，都由反觀、反思開始，大家不要小看這一個態度。

我們學習《了凡四訓》，了凡先生的命運從哪裡開始轉變的？遇到雲谷禪師，這看得太粗，要看得更深入一點，關鍵在於雲谷禪師問了凡先生：「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結果了凡先生很難得，他說到「余追省良久」。他反省了好一陣子，然後他自己說不應該，他看到自己的問題了。

傳統文化是內學，我們在一起學習應該建立的觀念態度，尤其在第四點上我們花了好像二三節課，就是探討聖教是內學。而且內學裡面包含孔子教誨的一個精髓，他一以貫之的精神，就是忠恕之道。躬自厚，嚴以律己；薄責於人，寬以待人。躬自厚其實都是反

省，反躬內省。若不反躬內省，徒向外馳求，這是改變不了自己跟家庭的命運的。

我想我們這人生不能太理想化，得客觀面對我們的家庭狀況。我們都不是從小學傳統文化，我們自身都還有不少不足，可是往往我們在看待家庭的事都是別人錯，這一念心怎麼可能讓這個家更好？往外看這個慣性很強。而聖人教給我們的是寬以待人，結果我們的存心變成什麼？嚴以律人，一直盯著別人的錯，甚至於家裡人已經有改善進步我們還嫌他不夠，卻看不到自己都沒有進步。所以這個慣性一定要轉過來，不然可能跟家裡的怨又更深了。

學了傳統文化，我們得跟傳統文化的教導相應，忠恕之道。比方夫妻為了家庭教育的問題鬧得很不愉快，甚至於一方很堅持，你的教育理念假如不能調整，我跟你離婚好了。看起來他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可是他都看不到他自己當下的心念跟言行都已經給孩子非常負面的影響，他自己反觀不到，還覺得自己特別對。對在哪裡體現？對不是在拿道理壓別人上體現，對是在自己當下的這一念心、這一言一行是不是正確。說為孩子好，那都是嘴上講的，你當下那一念心是不是能夠為孩子考慮？真能為孩子考慮，另一半對不對不重要，我自己對不對才重要，當下就給孩子理智的教育，不能因為對方錯影響我們的情緒。我們的孩子以後難道面對的都是聖賢人？他怎麼去面對，人與人之間有意見不和的時候應該怎麼應對，我們當下就要演給他看，這是真正在教育他，真正在為他好。我們當前這一言一行都保證不了，還能保證給孩子好的未來，還能保證教育好他？不大可能。我們都看不到自己的心，都是嚴以律人、寬以待己，把傳統文化都用顛倒了，還自己覺得學得比對方好，比另一半好，這樣的心念怎麼可能把家庭的關係改善？依報隨著正報轉，正報是我們的心念，家庭的情況是依報。家庭如此，團體亦如此，這

些理都是相通的。

了凡先生追省良久，他自身跟家庭的命運開始改變。當然我們也從中要學到雲谷禪師的善巧，他用反問，因為了凡先生是秀才，當時候也是飽讀詩書，道理也懂不少，雲谷禪師沒有跟他論理，只是問了他這個問題。雲谷禪師善教，了凡先生善學，這都是我們的學處。

前兩天見到一位幼兒園的園長，比方他提到以前家長見到面問他很多問題，我的孩子怎麼尿褲子？我的孩子怎麼偏食？他就很好心方方面面的角度因素都告訴他，掏心掏肺花很多時間跟家長講，講很多。後來感覺效果不是很好，後來做調整，當家長提問為什麼孩子偏食，他反問，那你覺得孩子為什麼會偏食？有時候一些反問讓人不把問題往外推，或者不把問題往外去依靠。我們依靠別人解決問題也是一個習慣，多少父母都覺得，我只要找到一個好老師我就解決了，我找到一個學校我就解決了。其實孩子在那個年齡裡面影響最大的還是父母。這個幼兒園園長說，他們費了再大的力量，只要家長配合不上，要把那孩子教好幾乎是不可能。學校所教的理念只要家長背道而馳，這孩子能繼續接受這些教誨嗎？

夏蓮居老師說，自助者天助，自救者天救，自棄者天棄。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定是自己反思，自己自立自強，外在的力量才好幫助他。聖教是內學太重要，孔子在《論語》裡面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則遠怨矣」，我們這樣的處世才能遠離人家會抱怨我們。不要小看別人的抱怨，假如是因為我們苛責人家結了怨，都會影響我們這一生的成就。當然我們自身心上不能怨任何人，理解別人的怨是不是因為我的行為不當造成，我們要反思；假如他的埋怨是因為我們大公無私觸碰到他的利害關係，我們問心無愧就好。我們反思也得就事論事、客觀，不然我們學傳

統文化學了都很壓抑，一遇什麼事反求諸己，就給自己打悶棍，對事情也沒有就事論事來看待。

我們學習傳統文化，真的應該看懂了凡先生在給我們表什麼法，看懂孔子跟弟子們在給我們表什麼法。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現在學什麼東西一窩蜂，熱度沒了就退掉，這是看熱鬧的。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功夫老始成。

我們看另外一句，也是期勉我們不要畫地自限，我們翻到四十七頁。在《論語》當中，孔子提過一個學生好學，就是顏回夫子。比方我們學了《論語》，看到顏回好學，接著我們下一個念頭是什麼？只有一個人好學，不好學正常，那就完了。我們這個心態要學好就不容易，都會給自己找理由、找藉口，才一個人好學。真正要學好傳統文化，有一個我們就效法那個人，甚至於一個都沒有我還是有信心。這不是我講的，這是孟子講的。孟子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要等待前面有個周文王給他做示範他才相信、才肯做，這是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真正英雄豪傑，前面沒有人帶頭，他也會捨我其誰去做。

記得十七年前，時間過得太快了，成德剛到廬江，跟我們第一期的老師們交流的時候，我就問他們一個問題，我說：「師長不做了你們做不做？」這時候我還沒出家，我說：「禮旭不做了你們做不做？」他們眼睛一直看著我，沒有什麼表態。心態重要，我們心態對了，我們才是法器，經句才能裝在我們心裡；心態不對，讀了還會產生副作用。比方讀了只有顏回好學，才一個人，我不好學正常，你看副作用不就出來了。

有一句《孟子》引用的話是顏回夫子說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他講得這麼肯定。他為什麼講那麼肯定？他接觸的人那麼多，為什麼他肯定只要發心肯幹的人，有為者，都

可以做得得到？沒到那個境界要講這樣的話不容易，他堅信有為者亦若是，他已經體證到人之初性本善。而我們也看到，因為顏回夫子有這個信心，所以他學得最好。

剛剛我們提到自助者天助，自救者天救，最重要對自己有信心。信為道元功德母，堅持對自己的信心，好好學習，每天都會提升，接觸人事物都會受到啟發；一沒有信心，看什麼都難過、都悲觀、都負面。我們要學顏回夫子對自己的信心，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要常常這樣鼓勵自己。就像我們接下來學習這一句，我們的信念，孔子可以做得得到，我們也做得得到。我們要了解，這些聖人是來應化的。什麼叫應化？我們有感，他們有應。他會不會應一個我們做不到的樣子？那就不叫應。他們是隨眾生心，應所知量，他們是契理又契機來給我們教導、來給我們表演，契我們的機。不然他們一講完，對我們說，「對不起，你做不到」，那不是跟我們開玩笑嗎？不可能的。

我們看李炳南老師的教導，還有一些古代大儒們的註解，一開始就提到「孔子隱聖同凡」，同凡就是在應機。他假如十五歲就現個聖人的樣子給我們看，我們從哪裡學？「勸人勤學」，只要肯學都可以達得到。我們依義理的部分，考據這些除非很重要，不然大家自己看。孔子說：「我十五歲即志于學。」志字我們要體會到。

《毛詩傳》說：「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古人寫下的詩抒發自己的心志，他心常常是這麼想著，這是志。志於學的人念念不忘學習的內容，就像《中庸》說的，「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我們在求學，我們在修道，遇到一切境界我們都是用經教來思惟，不是隨順自己的煩惱習氣，這才是志的狀態。依此解釋，志就是心之所之，也就是一心趣向之意。一心趣向很重要，專心。我們說精進，要精才能進步，精就是不雜，很專注

。制心一處，無事不辦。

可能講到這裡，我除了一起參與《論語》的課，我還得煮飯，我家裡還有很多事，我還要工作，我怎麼專注？處理家裡的事、工作的事跟《論語》是二，那就入不了門。不二法門，《論語》就是生活，就是工作，就是處事待人接物，不然我們學《論語》愈學愈分別、愈學愈執著，聽課才叫學。我們的心都是不離這些經教，在生活處事把它用出來，我們行中有解。我們在力行的時候都是依據《論語》在做，行中有解，愈做愈有心得、愈有感悟；解中有行，我們在聽課的過程，在看《論語講要》的過程，我們都能聯結到生活、工作、處世待人來反觀，解中有行。

成德是覺得自己慧根不夠，但是比較幸運，因為三十歲的時候趕鴨子上架，跟大眾分享《弟子規》。底下的聽眾絕大部分比我大，而且都有小孩，他們來參加課。我比他們小，又沒有小孩，還要跟他們談怎麼教育小孩，這對我來講難度有點高。因為趕鴨子上架，得要下一番苦功，不只要開始深入學習，而且跟現在人講，你只跟他講理論他就睡著了，還得多觀察一些生活上的事例。所以一段時間下來，我腦子裡，看到哪個人，這個人跟《弟子規》什麼關係；遇到哪件事，這件事跟《弟子規》哪個經句有關。遇到一切人事物都是《弟子規》，這也是心之所之，志於學，學《弟子規》。我是比較幸運，被趕鴨子上架，然後去感受到一個人專注、制心一處確實有很大的收穫。一言一行也要問自己跟《弟子規》符不符合，整個生活就融在《弟子規》的經句裡面。

孔子說他十五歲志於學。《史記·孔子世家》說，這是引一些具體的案例、記載，「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小時候玩什麼？玩祭祀祖先，這叫寓教於樂。我們現在叫純玩樂、純休閒，都強調一個純字。純玩樂心會到哪裡去？其實純玩樂還是

受現代風氣的影響。成德回想自己求學的過程，一放假，我得好好樂一樂才行，不然太虧待自己。重點是什麼？學的時候苦。假如學的時候「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那我幹嘛還額外去找個時間要來樂？假如工作覺得很有意義，樂在工作，那怎麼還得要一直盼著怎麼禮拜五還沒到，我再撐過去就可以放假兩天？

有一天在一個同仁家，他的孩子差不多十五六歲，在國外長大的。我講了一句話，我說我們幹這個工作十八年沒有放過一天假。這個孩子的嘴巴張得很大，以他的狀態沒法想像，十八年都不休息的話，這個人還活得了嗎？退休、放假，這都是現代思惟的狀態、生活的狀態。大家讀古書的時候，我突然想到這個問題，大家有沒有看宰相哪一天放假？有沒有皇帝哪一天放假？我能回想起來的就是皇太子好像可以一年放三天左右的假，都是在一些比較紀念性的日子，或者大年初一還是除夕，我有點記不得。小孩求學一年才放三天，大家想一想，現在大學一年放幾天？我看有的都快放差不多一半。我們在這個時代還得冷靜冷靜，現在的整個生活方式、求學方式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這個樣子對嗎？怎樣才是對的狀態？我們要自己想清楚，為什麼？因為我們也是在這個時代成長起來的，我們不把這些想清楚，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認知，甚至於別人一句話也會影響我們。

比方我們學儒要學孔子，學佛要學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好像沒有說他放假。我們去親近師父上人，除夕、大年初一照常講經。孔子，好像沒有看到孔子哪一天放假，只有看到孔子走到山林間，「松柏後凋於歲寒」，「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些句子應該是剛好看到流水講的，孔子應機說法。在山林間教學，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空氣特別清新，大家現在聞到了沒有？一切法從心想生。我們可以觀想，現在在森林當中，現在早晨七八點森林裡面的

空氣特別好，人的身心很放鬆，一交流可以深度交流，而且山水之間磁場特別好，很有靈氣。為什麼說出人才的地方都是山清水秀，還是有它的道理在的。我們觀察，不管是儒家、佛家、道家，修學的場所都是比較清幽的地方，風景秀麗，因為大自然也是老師，會觀察的看到一花一草一木都在道法自然，都在給我們說法。我們的祖先就是跟天地萬物學習才畫八卦，伏羲氏畫八卦，文王演繹發展到六十四卦，都是天地的萬象，以六十四個為代表，然後孔子再把它發揚精深的義理，讓我們看得懂。

祖先這種向天地萬物學習的態度我們建立起來沒有？我們自己祖先傳下來的俚語都有這個意境。我不知道大家的地方話自己還會不會講，像成德這種年齡，有些同學閩南話一講人家就起雞皮疙瘩，聽了很不自然。其實閩南話歷史悠久，讀唐詩都要用閩南話、客家話、廣東話來讀才讀得出味道來。我讀兩句給你們聽一下，大家就知道為什麼以前讀書搖頭晃腦，不搖不正常。「一枝草，一點露，天無絕人之路」，念快一點就像唱的一樣。一枝草，一點露水，天無絕人之路，天生我材必有用，古人看到露水他在體會人生的哲理。一枝草，一點露，天無絕人之路。再來一句，「父母疼囝長流水，囝想父母樹尾風」。父母想孩子像長流水一樣，都沒有間斷的；孩子想父母就像那一陣風吹來，大樹飄了一下就沒了，就偶爾飄一陣風來而已，跟父母的心沒法比，父母想我們都沒有斷的，母活一百歲，常憂八十兒。看到長流水可以想到父母的恩，長流水不就在給我們說法嗎？說到這裡就讓我想一段經文，「其智宏深，譬如巨海」，「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淨如水，洗諸塵垢，熾盛如火，燒煩惱薪，不著如風，無諸障礙」，都是天地萬物的景象。「法音雷震，覺未覺故，雨甘露法，潤眾生故」，我們看到下雨有沒有想著我也要潤澤蒼生？這樣的心境我們學到了，我們六根接觸六



塵統統在學習。

不能再講太多閩南話，什麼事情都要有分寸，繼續下去今天這一句又講不完。寓教於樂很重要，不然小孩子一玩心就玩瘋了、野了，玩完還得收心，那不是進進退退？看古代游於藝，那都是寓教於樂。禮樂射御書數，這些精神我們都要去體會。學射箭大家都覺得很有意思、很好玩，但是他在學定，他不定怎麼射箭？他在學反求諸己，我今天為什麼射不到，我的不足在哪？「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剛剛我們一開始才說成年了要反省真不容易，可是假如他從小學射箭，他就在學習過程反求諸其身建立起來。寫書法也是，寫書法當中專注，寫書法當中了解自己心的狀態，言為心聲，字如心畫。寫下來，我今天的字怎麼寫得比較亂，因為我的心亂。再來，寫字跟自己比，不要跟別人攀比。而且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寫書法當中形成的專注，一即一切，他就會把這個專注用在一切時候，做事專注，聽別人講話專注，看書專注。游於藝都是在練自己的真心。假如純娛樂，玩著玩著心都收不回來，這就不是游於藝。

李炳南老師說的，上一個禮拜的傳統文化講座，看一齣電影就完全還回去了。所以連看電影都要挑，挑那種可以啟發我們的。我們要恆順眾生，眾生想看電影，我們就多積累挑一些好電影。成德曾經在馬來西亞就遇到一位媽媽，她對成德說到，我孩子現在青少年，十五歲，有沒有哪些書、資料、電影適合他們看的？現在要依照傳統文化去護念孩子真的也是一件工程，連書得要用心去找，多媒體的資料你得要用心去發掘。成德再發個鏈接給大家，我蒐集了一點供養給大家，包含有些很好的古琴樂。古琴樂還分吃飯的時候聽、睡覺的時候聽，都是有不同的磁場能量。我們一起努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孔子在童年即知求學。此處孔子自述十五歲志於學，皇邢二疏皆據《白虎通·辟雍篇》解釋。古人做學問都會把出處交代清楚，這也是他們做學問的態度。十五是成童之歲，心志堅明，故自十五始志於學。看到孔子十五歲就立志向學。劉氏《正義》據《白虎通》說，十五歲是入大學之年，可以入大學，國家辦的大學，所學的是經術，應該都是學五經、學六藝這些內容。劉寶楠先生的《論語正義》註得很好，李老、師長都很推崇。劉氏又據《禮記·大學篇》所說，就是志於學，學什麼內容？始於致知格物，終於治國平天下，皆是大學所學的經術。

而且《大學》兩綱八目也是我們修學的次第，一定從格物下功夫，格除物欲，儒家講的懲忿窒欲，欲望要有所節制，不然欲是深淵。孔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他說他一心向道，結果吃很講究，穿也很講究，都在這些物質的欲望裡面拔不出來，那別跟他浪費時間，他不是真心想學道。我們也不攀緣，因為我們的時間精力有限，我們時間用在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身上。但是不是排斥別人，也不是瞧不起別人，是不攀緣。他真正想學了，不是嘴上講的，我們隨時歡迎他。

「三十而立。」皇《疏》：「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劉氏《正義》：「立，謂學立」，學有所立住。自十五歲志於學，至三十歲所學已成立，也就是學有根柢，有力，非外力所能搖動。他有力量，他不會被外力影響。他有根，我們閩南話說的，「樹頭倚予在，毋驚樹尾做風颱」，樹頭，其實就是樹根，樹根扎得很穩、很深，颱風來都不怕，這就是學有所立。師長一直強調什麼？扎根，這樣才學有所立，根深蒂固才能枝繁葉茂。我們根不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功夫都沒下，就很激動，衝啊！要治國平天下，這樣就古來征戰幾人回，可能都陣亡，都陷在財色名利裡面去。弘揚文

化不能靠一時激動，是要靠理智，是要靠真實的修行功夫。

《格言別錄》講到，對我們的提醒也很重要，「凡為外所勝者，皆內不足；凡為邪所奪者，皆正不足」。我們會被邪說影響、錯誤的價值觀影響是為什麼？因為我們內在的正氣不足。我們會被外在的東西所動，是我們內在的定力不足，這都不能把責任推到外面去。我們自己免疫系統功能不好，外在這些病毒才會趁虛而入。《黃帝內經》說，「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修身跟醫學、我們的中醫都是相應的。

探討到這裡，我們得問問自己，我志於學了沒有？不能消遣傳統文化、玩弄傳統文化，不行，要念念不離這些教誨，這才是志於學。三十而立，不能被境界動搖我們的信心，不能被境界影響我們的情緒，要立得住，不被境界轉。

「四十而不惑。」引黃式三《論語後案》：「立，必先不惑」，因為假如解釋不惑是不懷疑，應該立的功夫就已經是不惑、不懷疑，還會懷疑經典，那怎麼立得住？立必先不惑。但是這裡所談的，「而言不惑於立之後者，何也」，就引了另外一句《論語》說，「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是守經也，他在一切境界不會離了經典的教誨，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去懷疑經典。立，富貴不能淫，立住了；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從這個分析，立是守經也，不惑應該是達權也，就是通權達變。不惑是遇事可以行權，無可，無不可。立則是可即可，不可即不可。立就沒有通權達變，不知權變之道。所以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惑是通權達變，比立的境界更高。

我們要知道傳統文化是活活潑潑的，假如我們遇到很多境界常常傷腦筋，到底是要這樣還是那樣，這個境界就是考我們要活學活用。但是注意，活學活用的前提是什麼？立。我們現在還沒有立，

就覺得都沒關係，結果變成沒原則、變成隨便。都要很真實面對自己的心念。比方負責這件事，自己想退縮，嘴上還說隨緣隨緣，師長叫我們別執著。看起來好像都是用佛法的道理，事實上沒有真實面對自己的心境。

我們舉個例子，通權達變，行孝也要通權達變。曾子有一次幫忙他的父親在農作，種瓜，他不小心把根給刨掉了，瓜就白種了。他父親看了很生氣，拿著農具就打下去，一打他就昏過去了。後來醒了，醒了第一件事不是在那裡哎呀好痛好痛，不是，醒了第一件事把古琴拿來彈奏，讓他父親聽到，兒子沒事了。那一念心是我們的學處，被打昏醒過來不是先喊痛，先想到父親會擔心他，沒有一絲埋怨父親，還馬上體恤父親的心情，這不簡單，在這樣的境界都是立住這顆孝心。結果這個事傳到孔子那裡去了，孔子說，曾子不是我的學生，不要來見我了。曾子一聽到老師這麼講，趕快跑來見老師。這都是我們的學處，都知道老師在提點他，這是打不走的學生。

從前有個公案，有個叢林，一個老和尚面對一個學生，百般刁難他，洗好腳把洗腳水倒在他頭上，然後叫他「你給我走」，就把他趕出去了。後來過了好一段時間，這個老和尚說，我年紀太大了，我得走了，我得傳法找繼承人，你們趕快去把躲在窗底下的那個人給我叫進來。把他趕走他都躲著繼續學，其實他師父都知道，法就傳給這個學生了。

曾子趕緊跑去見夫子，夫子說，我跟你講過大舜的故事，你忘了嗎？舜王，他父母需要他他就出現了，他父母要害他他就不見了。人家大舜是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會危及他生命他趕緊跑，不然父母控制不了情緒失手把孩子給打死了，那他不是遺憾終生？所以孝也有權變的時候，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我們假如不學權變，真的會覺得學傳統文化壓力好大，壓得自己喘不過氣來，不知道怎麼做，兩難，猶豫不決。往往都是當你覺得兩難的時候可能就是要考我們通權達變、活學活用。在《德育課本》裡面有，有一對兄弟，大哥揮霍無度，眼看繼續這樣下去祖宗基業整個就毀了，所以弟弟提出分家。可能有人就說了，傳統文化怎麼可以分家？兄弟要在一起。學傳統文化最重要不能執著，不能學一句就著一句，得看著辦。他提出分家，分了家還留住了祖宗的一些基業。結果過沒多久，他的哥哥嫂嫂就把遺產全部花光了，流落街頭。弟弟馬上把哥哥嫂嫂接回來，不只沒有責怪，把他們接回來，然後把所有的財產拿出來，讓他們管家，不分了。做到這樣，哥哥嫂嫂良心觸動、善根觸動。後來弟弟生的孩子都考上進士，他在悌道當中也懂得通權達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都要懂得通權達變。這是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天的命令，其實也是我們人這一生來到世間我們的本分所在，應該做的是哪些事，我得把每個角色本分做好，對得起家族，對得起社會國家對我的栽培。劉氏《正義》有說：「知天命者，知己為天所命，非虛生也。」我們看到「非虛生也」想到，師長說我們總不能白白來這個世間一趟，總要做有意義的事情。「義者宜也」，《中庸》說的，義者宜也就是應該做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是我們應該做的。我們不能受了家庭社會國家那麼多恩德都不回報，這有失我們的良知。

《勸發菩提心文》省庵大師說到，假如自己「內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生無益於時」，我不能利益這個時代的人，「死無益於後」，我死了，但是我不能利益到後世的人。「天雖高，不能覆我；地雖厚，不能載我。」祖師這種心境，我們要對得起恩德，報恩是我們的本分。師長表演給我們看，振興傳統文化，他說我犧牲生

命都要把傳統文化傳下去，這樣才對得起祖宗的恩德，這些心境都是知天命。

「蓋夫子當衰周之時」，周朝那個時候比較衰弱，「賢聖不作久矣」。因為畢竟一個時代人存政舉，一個時代得有聖哲人出來扭轉風氣。孔子年五十得到《易經》學習，「知其有得，而自謙言無大過」。這也是我們學習孔子的地方，學習《易經》很有領悟，但是孔子說他學了《易經》可以沒有大的過失。

孔子又提到，因為他五十知天命，「則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與己之不負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這些經句我們也要隨文入觀，我們怎麼不負天地、不負國家民族，不負家族的栽培、師長的教導，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命者，立之於己，而受之於天，聖人所不敢辭也。」一個存有道義之心的人，他在面對一個時代，他能感受到這個時代的問題，他也知道自己應該怎麼來努力。孔子清楚，我們每個人也要效法他，也要清楚。

《論語》裡面有看到，孔子在面臨生命危險的時候，他都相信他不會有事，因為他知道他這一生的使命是什麼。「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他在匡地遇難他不害怕，上天要把道統從他身上傳承下去，他不會有事的。孔子學易，乃知天命。吾人雖聞天命，未必能知，須先信賴聖言，以求知之。我們深入經典，慢慢慢慢的體會到自己的責任，就能把心發出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接著，「六十而耳順」。鄭康成註：「耳順，聞其言，而知微旨也。」悟性很高，聽到言說就能夠理解言說的義理宗旨所在。皇《疏》：「但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這是一個角度。六祖惠能大師，人家一讀經他就懂意思，人家念兩品經，他就可以跟人家講這部經，這都是耳順的境界。我們看這

一段後面講，耳順就是耳的功能已經通順自己以及他人的心理，故能聞他人之言即知他人的心意。此是耳聞無礙之境，一聽人家講，知道他的心理狀態。我們前面有講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一聽明白義理，或者明白對方的心理狀態，明白弦外之意。

舉個例子，在佛門有個公案，有個老和尚，有一天兩個徒弟陸續跑來，因為甲跟乙兩個徒弟吵架了。甲跑過來，師父，這件事應該怎樣才對。師父說你對。後來乙徒弟也來了，師父，這件事應該怎樣怎樣才對。師父說你對。剛好有個徒弟躲在桌子底下（可能年齡都不大，在桌子底下玩耍），剛好聽到了這個過程，就從桌子底下出來，師父，這件事不是甲對就是乙對，怎麼會兩個都對？師父說你也對。當然這個境界也不能隨使用，不然人家說你怎麼都打迷糊仗。這是師父了解到他們都是一時情緒在那裡固執而已，那也不是真的。一個人很固執的時候你就不要跟他較真，等到另外適當的時候再點撥他、再提醒他，他自己就覺得自己挺好笑的。

教學真的是藝術。比方同仁來了，「他太過分了」，怎麼樣怎麼樣。我們一下道理壓過去他接受不了的，因為他畢竟還在修行，他一下遇到這件事情，我怎麼遇到這個不可理喻的人？他也有情緒在，你也要理解他。這個時候你不能壓過去，對啊對啊，難為你。要調劑人情，等到他情緒舒緩下來你再去娓娓點個一二句，他就可以從中再去反思。言語的時機點我們都要去體會到。聽了之後可以理解別人的心理，這樣我們在跟對方進退的時候才會拿捏好分寸。

我們再看，「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下面提到孔子至七十歲時，順從心之所欲而不踰越法度。順心而為，自然合法，那就是動念不離乎道。

這裡程氏樹德《論語集釋》引明儒顧憲成《講義》說到。我們

學習《論語講要》很有福報，註解那麼多，李炳南老師把註得最契合義理的給我們講解，不然我們可能鑽進註解都淹沒在註解裡面，到底誰講得對？「這章書，是夫子一生年譜，亦是千古作聖妙訣。」我們這一生成為聖人，怎麼達成？這就是祕訣。顧氏以為孔子自十五志於學，至四十而不惑，這是修境，在修行；五十知天命是悟境；六十耳順至七十從心，這是證入的境界。顧氏此說大有道理。只要我們肯志於學、肯立住、肯不斷提升到不惑，慢慢這些境界都能達得到。

回到我們一開始講的，我們得要相信，舜何人也，孔子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我們這一念信心，這一念決心，我這一生就要效法孔子，只要這一念心不退，必感古聖先賢祖宗的庇佑。人的一念心遍虛空法界，整個宇宙是我們的心想生，所以這一念心遍虛空法界，能感召多少聖賢祖宗的加持，這個力量是不可思議的。師長也給我們做表率，因為他的目標是學釋迦如來，他老人家學得很像，講學六十多年沒有中斷，而且周遊列國。真的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勿自暴，勿自棄，聖與賢，可馴致」。

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我們想一起交流完「學《論語》應有之觀念與態度」，我們再拿一節的時間大家來一起交流切磋。我們下節課爭取把它講完，然後我們再一起來探討交流。謝謝大家。